那間西廂房 ■ 謝瑜

瀛苑副刊

編按：本文作者為大陸人士，本身從事教職，年初來台參與學術研討，曾閱本報，興投稿之念，本報擇其一刊登，以饗讀者。

每當夜雨敲打窗外的桂樹葉時，我就想起那間西廂房。

那時，東廂房外間有灶，裡間是我的臥室兼書房。才住進來幾天，就有人來打探對面的西廂房。來人是一對姊妹，邊打探，邊說笑，銀鈴般的笑聲，給這座破落的狀元府平添了幾分生機。

她搬家那天，比我搬來時熱鬧多了。破落狀元府中的十幾戶女人和小孩，把大廳擠滿了。我就是在這擁擠不堪的大廳中第一次看到她，兩人相視，卻都呆住了，連嘈雜的喧鬧聲也凝固了。片刻的靜寂，被爆發出的笑聲打破了。我趕快逃走，她似乎還呆在那兒。

白天，幾乎看不見她。後來才知道，她刷洗都在她的一個親戚家中。到了晚上八點多，她才姍姍到來。那些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的山裡人，丟給她的是一陣陣鼾聲。不過，東廂房的書桌上，總有一盞燈在迎接她。我就在這時讀完普希金、海涅、雪萊、歌德……，但那時，我們都高高地昂著頭，從不講語的。

後來，她回來的時間早了，大約是六點鐘吧。我們總是在大門外那條長長的小巷中邂逅，於是開始了點頭外交，也說一、兩個詞。

她第一次到東廂房來，是借書。她叫我先生，實在刺耳，

我不喜歡這個稱呼。有一次，她瞪著漂亮的大眼睛問我：真的不喜歡？沒有想到的是，魯迅的「兩地書」竟成了我們第一次談得很多的話題。她說她是害群之馬，又說魯迅就是這樣稱呼許廣平的。我不禁為之一震：這麼漂亮的女孩，這種話在她嘴中也說得這麼自然。是幼稚，還是俏皮？但不論怎樣，我是驚奇造物主的豐功偉績的。我更是驚喜的是她的落落大方和善解人意。

是的，那是一個月後綿綿細雨到凌晨一點鐘的秋夜，乍冷還熱，蠟燭也快點完了，她偏在這時，一邊剪燭，一邊有意無意地吟了「何當共剪西窗燭，卻話巴山夜雨時」的詩句。從此，兩顆年輕的心，更有了許多未出口的默契。從此，也更加愛上了低矮的小屋，昏暗的燈光。難忘的是歡樂，是俏笑……

她走了，是趁我不在家時突然離去的。

她為了想最後見我一面，在西廂房中一拖再拖，臉上含笑，心中流淚，一個又一個聰明的藉口，終於惹惱了坐鎮「押」她回家的家人了。鄰居說：她一步三回頭，哭了。

那夜，我躺在東廂房中，聽著一夜未停的秋雨，滴答滴答……